

志 余

旧序选录

峨眉凌云二山志序

明·袁子让

岷、峨为南北戒宗，实普贤示现之地。往者披阅舆图，恨不得假一杖学长房，置身大光明藏中，一收其奇胜。洎读坡仙诗：“不愿侯万户，而欲为汉嘉守，日日载酒凌云游”。乃知眉山之阳，又有擅景物之奇如凌云者。壬寅，受事嘉州，得遂所素癖，寄栖三峨、九顶间，吏绶萦纆，俗心轳轳，虽不得数数然入摩诃之图，而折康乐之屐，然仁山智水，未尝不神挹其趣也。公余有日，曾登峨而俯云，或留云而揖峨。峨之胜，如登切利，万象排空；云之胜，如入金谷，诸华争丽。登峨望峨，乾坤一目，云物百出，于天下无不有；入云玩云，芙蓉九削，锦练三文，于天下为希有。一擅至大，一穷绝奇，其赋形供眺，各树

一帜，其为域中之佳山水则一也。得天下于蜀，得蜀于嘉，得嘉于峨眉、凌云。登峨眉、凌云，乃知天下有如此流峙也。噫！夸父之技，巨灵之工，一至是耶！二山据天下之胜，二山乃贵；嘉州并得二山，嘉州乃愈贵。余以一傲吏，日啸咏三贵之间，真无羨万户侯哉！顾楫橈所及，余能躬游之，而旌旗所不至，余不忍使天下人不得神游之！乃铺陈两山之胜，而纂集古今之游咏，汇为一编，以剗传之。使躬游者得以按图冥探，而神游者亦得开编览胜。二山之奇妙，余不但专有之，且与天下人共有之矣。是编也，就正于宫詹范先生之门，实藉其笔削焉，盖将藉手传不朽，而并己为三贵也。时万历乙巳人日。

译峨籁自序

明·胡世安

岁阅己未、甲子、己卯，游峨者三，所杂著汇成帙，题曰《译峨籁》，盖一家言也。每思自有此山，有前余游者，有后余游者，其有目击，不过阴晴之变态，祠宇之废兴。而斯山真面目，不随蓬海三浅，高明广大，伯仲昆仑，所从来矣。人具手眼，领略各殊，即余三游，且不能比而强同。固知山灵富蕴，资取日新。兹秋季入梦者，更超宿赏。陈子实庵，津津卧游，至欲竭力笔墨，不令山有逋美。且属余述所已经，此何异逸少驰想。余不惮觚缕显概，先之以范纪，窃附于逸少今昔之感，又博采兹山

艺文，及余旧近稿未入前录者，复汇是帙，集众解以貌峨，以庶几一得，以无负陈子津津卧游之志。忆昔癸酉春，陈明卿先辈过余，叩峨眉之胜。为述移时，促膝竟听，不觉抚掌大叫曰：“奇哉！真字内大观。君赠我以峨眉，我当酬君以雁宕”。亦述移时。临别，仍订各驱副墨子卿，以助卧游，竟未果。今遂能副实庵之命，笔墨因缘，秘阐有侯，亦斯山之有以神诏与？题曰《译峨籁》续集，续之靡穷，不敢薄待，后来更无一得者。

译峨籁序

清·陈名夏

予读班氏记，广汉郡南贾滇楚，北近邛笮。汉初文翁倡教时，则有司马相如、严遵、杨雄之徒，以文章显天下，彬彬比于齐鲁都会矣。心窃向往之，然未能至焉。又闻峨眉为宗，最远，觥觚峻削，矗起天外，云雨之所蔽亏，神仙之所窟宅，金光瑶草，旄牛碧鸡，可以夸世所未有。是以予尤愿徒步而前，一观峨眉之胜。或遇相如、严遵、杨雄之徒，以观其言语文章，然竟未能至，徒想望见之以为神仙云。胡菊潭先生居长安，

先后游峨眉者三，遂汇唐宋诸公咏什；泊石湖范公纪，凡有镂刻情状于峨者，皆得书。而先生所为诗，各载日月，皆备而书之。又为分画里道，部署名胜。有岌者、犷者、突者、峩者、虎豹蹲而伏者、蛇虺啖而饮者，曰是山之钻云缀日也；有童童者，有谿谿者，有龙门百尺，豫章千寻者，曰是山之真材寿木也；有翼然堂纪者，有蒿然衡茅者，有凭虚而凌倒景，凿坯而流仙鼎者，曰是山之樊桐悬圃也；有颓唐而绀发青瞳

者，有乘鹿而飞弹遨游者，有岩居谷饮而寿至数百岁不死者，曰是山之神明隩郁也。计投趾以万，缭屋以夥，炫奇以恂恂襄城之野，孤标以日月避行之上。秦人攻战而后属郡邑，汉人文谕而后为天府。凡盗窃名字，皆不能久据此山之胜。胡先生一旦使是山情状尽出于文章，俾不及相如、严遵、杨雄者，皆不得而争先生之所有。噫！亦奇矣。先

生不予鄙，辄以咏峨纪峨者示予流览，使予不出户庭而获比于放游名山大川之人。然窃叹予向往不能至者，遇先生勉也。先生有相如、严遵、杨雄之文章，能使予不能至者。如见其人，如见其地。读先生书，其又为今日之班氏乎！先生闻予言而叹曰：“子非蜀人也，而能语蜀山也，曷书以序译游。”予何能辞哉！予何能辞哉！

译峨籟序

清·陈之遴

西蜀诸山，独峨眉为奇。然天不生诸通都大邑，而孤峙于绝徼蛮髻之间，七十二君，燔柴瘞璧所不及。虽历代好游者，多不得登。登矣卒不可得而穷。其文章纪撰，不足以发之，犹不登也，或曰是有待焉。菊潭胡先生登是山者三，必穷其奇，造其极，罔敢率略，以为山灵羞。迨蜀乱滞燕，犹发诸梦寐，携其友宵陟焉。既而摭摭旧闻，及身所登降探讨，葺为一书，若形胜、若道里、若赋咏、以及星躔之所次，典籍之所载，必谨而志之。至于隐逸之已事，神仙佛道之陈迹，下而鸟兽草木之殊怪，而莫能名者，无不书。顾陈子读而感之。古者圣人之德明于上，山川之灵应于下。其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当此之时，山之高且大，如岱、华、嵩、恒、霍者，莫不虔共乃职，上以宣帝力，下以吾兆民，罔有藪异端以震天下者。及圣

道既熄，海内巨镇奥区，往往为偃佺瞿昙者流据而有之，以章其玄虚神异之教。如峨眉少传，人多传二氏，若是者，果天之所乐欤？抑有虞氏之世，有苍舒隤豸之属，不可无化人无择；成汤氏之世，有仲虺莱朱之属，不可无雾光。则挺荒遐藪诡异如峨眉者，天之逸山也，亦未为失其职欤？余观季氏名山大川，或仅奉玕玉，陈玄牡，望祭于燕赵之鄙。况荒遐藪诡异之峨眉，或以丸泥塞蚕丛之路，将终古隔绝而不复可登。然则圣人之德，又何可一日而不及于山川也哉。昔有司马相如作为赋颂及封禅书，夸大汉业；其后杨子云氏所著述，尤粹然德音，惜无道峨眉者。今千有余年，菊潭先生以蜀产起而志之，其文迹而指远。后之君子，因是以求乎圣人之德，所以格百神及河岳者，以弼乃圣，辟而荐诸昊天。峨其能终逸遐诡

异，而不与通都大邑诸岳协共乃职否也，若乎登与勿登，奚有哉！

译峨眉籁序

清·王铎

峨眉山者，造物主持之，予梦中一尤物也。往日见其图，自谓得一登俯焉以为幸，以发其磊块窘穷沈郁之气。晚年寇戎蜂舞，中间阻绝，又以不得登览为憾。今观菊潭公纪载之文，批根像末，探络百匿，有衍蓄，无禁材，若俎豆之列几席也，异哉！峨之据西南也，为中国分界，黏天无壁，盘古之雪，伏羲之洞，造物者固私之，守以奇狒、怪彪、龙马，不肯为人耳目近玩。是故，沉溺富贵者自穆其色，往往憎猩羆之群，不欲与泉壑邻也。人踪寂寥，即宦游于蜀，亦鲜至焉。菊潭好奇山，数登跻斯。集邃剔险拾，众胜有基，各得其嗣，从奚囊中，携一参天两地之峨眉，而柳子愚溪、钴姆咸为臣妾。往翁道光，近食刻新，岂非斯山平生一大幸欤？盖造物之灵奇峭者，抱蜀付终动于昌原，秘而不以近人，故沉溺富贵，意营志欲，不暇修道坦气，凝神于寂寞之嶼，又安知愚溪、钴姆敢与峨眉争奇胜与否？顾富贵之情，于耳目之近，无不一一求当意，山心幽趣，大缺无稽，黍黍视为台狗，况狒彪猩羆龙马，恠乎与狂趋等，噬肯贾跻胜而一登跻焉！纵登跻，无文

以大兹山，小言辱理，义数不章，与不游者何以异乎！噫嘻！峨眉不屑为人耳目玩，而人不复知峨眉为天地一尤物，涇涇以合四柱，恣恣三百轴，不让尊于五岳。如此则山亦有磊块窘穷沈郁之气，颠领自伤，岂独人之得登不得登，有幸不幸，以盘古、伏羲来参天两地之物，疆槩自负其崑崙不屈体，诡随葱岭雪山遁藏其所，以西羌鬻卢相嫖处而物属之，不信乎，峨眉亦有幸不幸哉。异矣菊潭，董狐乎！斯山也，岂是山有灵，公之孤峭幽情兆形于心，天人各操半焉。剔乎邃，拾乎险，解纷洪钧，一洗天霾，噫惓惓于古今，以发造化之藏，大昏开夜，若王父有仍使人几席间一披囊，不必樊神山祭，无不自得于圣水佛光烟云缥缈之外。意菊潭之府囊，玄化凝神寂寞者自有在耶。何其文所载，各得所嗣，无菀结困滞曜灵乃尔，足以再癖一峨眉，以争奇于十岳也。披览之余，豁达予心，顿解其性情磊块穷愁沈郁之气，未见而亲，不往乃来，将来登俯之得不得，又何论欤？然则造物私之，菊潭公之，柳子之文，有以与之争奇，嗟夫，柳能独擅其胜乎！

峨山志书全图序

清·金俊

天下名山多矣，而蜀山称佳。余以为天挺峻拔，当必有奇，凡蜀之万仞插云，连峰千里而不断者，率皆培塿比可也，而峨眉独异。顾峨为蒙山之首，比肩五岳，不获列于祀典何欤？余尝考旧纪云：峨以名言，眉以形言，夫其横亘西陲，众莫与京。譬诸人之面焉，五官各有司，而眉独无所事。然而聚秀凝姿，标英焕彩，非眉则弗克彰。若峨眉之环玮天地，而表章宇内也，亦犹是。余自己酉秋，奉命来莅蜀藩，殷殷焉望三峰而神往。而吏治旁午，未果蹑履登临，以挹峨山之异者，四载于兹矣。今夏太史绥庵蒋公，选胜来蜀，憩是山者数月，陟险岷，扞霄汉，求歌风之遗踪，访烂柯之故址，探芝洞之幽奇，撷香岩

之真胜。凡古刹名泉，以及琼草琪树，怪鸟异兽，靡不寓诸目而得于心。顾山志之未悉散轶而莫纪也，从而辑之，浹月告成。赍简问序于余，余谢不敏。既而自念天下所难遭者，不获身接，犹得以心遇之。夫以巢由之肥遁也，偃佺之导引也；老子之谈《经》，列子之御《风》也。千百世而下，何从聆馨咳而覩丰仪，乃求其人而不得闻其事，读其书如见其人焉。是志也，将以政事之余，歌咏啸傲，展卷而峰峦划裂，致趣毕呈，不烦登陟，不费攀援，而峨山已在目中矣。是诚足以酬逸少之余憾，而副青莲之追忆者也。然则是书之成当与峨山同寿，吾第恐蛟龙雷雨之震跃于其间也。时康熙壬子岁仲秋之吉。

峨眉山志序

清·罗森

山水之胜，以人益彰，非游无以得其真，非文无以成其趣。然世有驰心声利，而浮慕乎登临之乐者，虽日事凭眺，而于性情无少裨益，此不可以言游，又乌足以论文乎。惟负高世之志，皜然尘表，当其升高临远，心旷神怡，而后名山洞壑之奇，以我胸中浩气合之，直可与之为一耳。今夫梁益之山，

奇秀特出，而峨眉居蒙首，实为南戒之宗，盖所称天下之名山也。古来文人才士，留连山水者多矣。而稽之载籍，能言峨眉之奇者绝少。他不具论，即如司马长卿、扬子云之属，其文词擅名千载，观其所赋不过曰绝限，曰重阻而已，似未尝与此山相周旋也。乃若苏氏父子，世居其下，至人谓秀气所钟，发

越太过，草木为之不芳。今试取三先生集读之，未有纪载、咏歌之作，则其未能登陟也审矣。噫！岂名山之与文人奇士，相得而彰者，固是有数乎！抑其灵淑之气，不肯轻为发泄，将蕴其幽潜之致，而以需其人乎！余同年蒋太史虎臣，夙负少文之癖，芒鞋竹杖，遍游天下名山水，独慕峨眉之胜，泛舟金陵，由荆门溯三峡，悠然长啸，径造兹山之麓。至则一瓢一笠，如山人道士，世几不能以青琐贵人物色之，且其岢然抱疴，体不胜衣，乃穷幽极险，攀跻而上，卧青云之端者旬日。于是岩壑之耸拔，林峦之透迤，云物之光怪，与夫日月晦明之互异，寒暑气候之不齐，山之真形变态，靡不毕掌，目接神契，洞然于中，而庶几得峨眉之全矣。乃凌空而下，就所谓伏虎寺者而休焉。因慨然以峨眉之志是问，访道遗帙，乃得并研胡相国菊潭先生所著《译峨眉》，暨吾同季上南道张公玉甲新修山志，验之以耳目之所听睹，证之以载籍之所传述。删其繁秽，标以新奇，上察星躔，下稽形胜；举凡宫室瑰丽，台榭玲珑，高僧羽客，异卉珍禽，莫不考核精研，叙致潇洒；而于艺文，尤加意探讨，黜荒陋，擷菁

华，使读者爽然心目。复著《志余》一卷，辟诸纰缪妄传之说，归于雅正；即古人诗句，或以一时兴致，有累明德者，必反复言之，殆夫忠孝节烈，备载无遗。翻阅之余，令人击节。盖与世道人心，大有关切，而不仅为探奇选胜者之资也。峨眉一志，于是而集其成乎！然则所谓幽潜之致，蕴而不发者，正有待乎太史也。乃太史之登峨眉，心凝形释，果能得其真而穷其趣，是非胸中浩气与此山之奇，合而为一者，岂易至是哉！余自少时，闻人谈三峨之胜，即为神往。长而宦游南北，碌碌风尘，不复萌蜡屐之想。及今出抚梁益，封内山川，余皆得而主之，又当榛莽荒翳，拮据不遑，比闻太史在峨，欲往从之。辄复不果。窃叹山水与人相值，而得遂其游览之娱者，亦自有夙缘，而未可强也。今太史生于江南，数千里外，策杖远寻，而为兹山成不朽之业，以视扬马三苏之生其地而不得游，与余之忝为地主而不暇游者，其于山水之缘为何如哉！是则山灵之与太史，其相须不可谓不殷矣！余乃因太史之请，而为之序。

时康熙壬子嘉平月谷旦。

峨眉山志自序

清·曹熙衡

尝读《冀越通》云：地脉向中国来者三支：南络发昆仑，迤东南而行，至

大峨山。直南折而东为五岭，复折而东北，大尽于建康。其支络于吴闽越。是

峨山为昆仑之次明矣，故有伯仲之称。又《读书记·洞诠》云：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国第一山也。顾其山不入五岳而列于四大名山之一。其初为天真皇人即广成子所居，轩辕黄帝问道于此，授《三一五牙》之经，继为普贤菩萨道场，设化城，居大众三千人。有佛光圣灯之现，而琳宫梵刹，踵事增华，遐方瓣香，重茧远进，遂化而为释氏区宇矣。而要之，峨眉固自峨眉也，善乎胡菊潭先生之言曰：斯山真面目，不随蓬海三浅，知言哉！然往古来今，事迹变幻如骑羊而仙，歌凤而隐，刺蟒以救黄冠，跨虎而渡溪涨，人之异也；龙子可掬，杪楞灿烂，雷鸣于山腰，雪积于盛夏，物之异也；洞传伏羲、鬼谷，径险鹁鸽钻天，空树老僧，定数百年，兜罗绵云，铺几千丈，景之异也。其他幽奇奥邃，莫可殚述，题咏纪赞，累案盈缙，不有山志，乌乎稽考。自明代己卯，菊潭先生游峨已云：索山志旧著，罕有存者，惟喻广文志祥有山志脱稿。菊潭谓其蒐罗博而未精，考核详而不要，去取臆而附会多，尤劣于《山史》一

卷。经菊潭评驳，其书遂不传矣。乃菊潭先生三次登峨，著《译峨眉》。后三十余年，金陵蒋太史虎臣，寓峨山，始取《峨眉》稍加增益，为山志。然太史被二竖相侵，草草卒业，伦次欠楚，未付敬矚而捐馆。因是尚阙焉，有待。其稿藏于可闻禅师之笥。余以今上之有二十有五年，奉命分巡建南，峨眉乃吾隶也。念境内名山大川，不有以表彰之不可，况修废举坠，尤关职业。失今不志，后将无述。爰取虎臣太史脱稿，与宿士商订，重加修饰，分条析项，淆论者清之，紊芜者裁之，迹无与于兹山者去之，事可纪于近今者增之。一笔墨间而峨之山水形胜、宫观殿刹、人物古迹、词翰艺文，了如指掌，灿若列眉。可以备穷搜，可以供卧游，盖自是而峨乃有山志矣。亦以成菊潭先生、虎臣太史二公未竟之绪，而余且得邀灵于名山，以道旷事之讥云尔。

康熙丁卯年，岁季夏之吉

中议大夫、分巡建昌道按察司副使、今升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锦州曹熙衡素徽题

修山志说

名山可以神会，不可以目穷；可以心契，不可以言传。言传者其迹耳，而山之精灵不与焉。要其迹，亦不可以不传，则言固未可废也。肄樟栖霞饮谷，

清·宋肄樟

方外自遣，素奉教于梅庄何先生。一旦先生以宪副素徽曹先生之命，举《峨眉山志》下商，樟愧谫劣，罔所识知。然闻工人之治器也，遇大器，必专心致

志，毕思殫虑以治之，故器可成，而不忧其窳败。《峨志》之役，大器也。于是细加参考，字斟句酌，厘正伦次，汰黜影附，分别条项，校订讹舛，增益新闻，

每条以小序数语引其端，俾便省览。凡以敬慎厥事，庶几以言传者，不至言之过而流于溢；言不及而失于隘焉耳。

书柬、题记

与谢安石书(节录)

晋·王羲之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 碑板之所闻,昆仑之伯仲也。

与周益州书(节录)

王羲之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杨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

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也。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与谢东山书(节录)

王羲之

足下今年正七十耶?知体气尚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

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岷岭,非复尝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

与苏子瞻书(节录)

宋·程建用

观风台南有一亭,亭壁旧塑乱山,榜曰栩栩岩,取庄蝶之义,昔官于此

者,或讥其昼寝,彼固以此为名,建用因而广之,以塑峨眉而致其意焉。建用

昔寓峨眉六七年，归吾乡，卜居于北郊，则又远与之相置。每春晴秋晓，则苍翠峭峯，巍然当吾庐之门。自从官于兹，别是山也，不为不久，而归游未有期，故形于塑。塑匠邑民也，亡虑百余人，凡两川释刹道宫之像，与夫豪富之家，欲状山川禽兽草木之类，莫不出于邑匠。因选其尤者，指示以图，于是曲尽其妙。自公之暇，迫而观之，由其足而循之以至于巅，磴道桥阁，相属如线。僧寺山洞，皆如其地。蛰雷之穴，光相之岩，柘木飞瀑，鲜不悉备，恍然以为昔年之旅寓也。远而观之，琐碎不能分，而大势横抹天半，忽然以为出吾

庐而倚衡门也。嗟乎！玩其塑以为真，其迷可笑；然穷其意，亦可异于塑；而玩之者，未能离形骸之内，则真与塑何往而非迷。况区区之迹，旅寓之年，与夫去北郊之居，逾二纪矣。凄然伤齿发之暮，而彼崔巍者不失其故，不知冥冥中去者，彼亦不得而遁。此于道未明者之所为，岂可以累于通人哉。建用欲易栩栩之名，而记其所以塑壁之意，恨才力不逮，故举一邑之大概，以示明公，虽蕞尔之地不足以辱文翰，亦愿明公命一名，撰一记，使不才之人，得以附诸末，幸也。

复程建用书

宋·苏轼

自别永久，多难流落，百事废弛，不复通问，独吾兄不忘畴昔，时枉远书，感作不可言。别纸所记山水园亭之胜，废卷闭目，如到其间，所要亭记，岂敢于吾兄有所惜！但多难畏人，不复作

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千万体察，非推辞也。远书不欲尽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饭叫饥，聊发千里一笑。会合无期，临书悽然！

升庵书记

明·杨慎

逸少慕蜀中山水之奇，见于与周益州及谢东山书，不一而足。然竟不遂其雅志，山水与高人亦有缘及限耶。

右军又有与谢安石书：“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版之所闻，昆仑之伯仲也。”以下逸简，俟再考。

山 潮 记

明·高光

海潮之论，儒者悉焉；山潮之说，先今莫之及也。予道灵陵太妙之天，索大峨眉石时，闻西南山中有声轰然，如波涛腾涌之状，良久乃息。履其所，无多水。历询故老，曰：“此山潮也。闻之，晴久必雨，雨久必晴，屡试不爽。声之远近大小，其应相若。岁入之盈缩，雨暘之休咎视之。今山潮协序，其丰年之兆乎！”予因叹曰：异哉！造化之玄妙也。盖山泽之气耳，观其聚而升者为云，散而降者为雨，翕而坠者为露，开而弄者为暘，可知矣。海为泽之会，其

潮也，夫人见而信之；西南山之交，其潮也，非林居熟听者孰识之？胥为气之通无疑矣。造化之妙万化，其大者唯山泽，最灵莫如人。山泽尚能宣造化之秘，况人之气，一出一入，喜怒哀乐之于庶征，固相协应也。至于所以然之地，清虚渊默，一念方动，迎其机而急复之，以完无极之初，不可以参造化耶！是秋，果大有年，圣天子位育之功昭然，而山泽乃能泄其机，野老之说足征矣。是不可以广静观穷理之学耶！因记以为复灵者规焉。

峨眉图跋

无名氏

宇内名山（一作雄峙），有名殊而实斑者，峨眉之于昆仑是也。如以名：得之德安，泉之永春，以及肃卫，且有三昆仑矣。若夫平南天门，汀之归化，邵武泰宁，粤西太平，汝之郑，黔思城南之山，莫不窃号峨眉，衷然著郡志，

不仅如覆篷、铎刃，溟滓雁行，依光近附也。虽拟伦不类，有目共昭。徒按图以索骥，拔幅于拘墟，凡有一体与具体而微者，咸得以贷灵甲秀，而目眯糠秕者，又比比是。使峨竟不克以图自表矣，故正名莫要于核实。

游峨集序

明·余承勛

蜀名山，岷峨最。岷嶓则禹贡有之。峨连蔡蒙，乘载所不及，故无主名，自夫有图志也。峨眉与青城、鹤鸣诸山，始昭载籍，而秩次之，固五岳之遗

也。然灵峻险僻，游歌寡仇，作赋如杨雄、太冲、景纯诸公，但称之曰绝限，曰重阻，曰为泉阳之揭，寥寥此数语焉尔。其他则多望吟寄咏，实未之穷探周

览，尽峨眉之中所有而取之，故知峨眉者鲜矣。乃宪察春山富公所著《游峨眉图记》，与夫诗若干首，授余读之，盖守古渝时作也。余三复叹曰：古者因地括象，故坐览要害，逾定策划者，尚夫图；山川异制，故纒名物，述理蕴，以翼乎方志之落；次者，尚夫记；辨水土，齐声音，各因其性，参夫化理，而流通之，风俗所由至，尚夫诗。是故春山兹游，尽取

夫峨眉所有，而图志声歌之，三尚之美备矣。自后擢宪，察按沉黎，备豫陈纪，远人怀绥，乃慨夫邛岷险阻，犯瘴雾而走集者，疲且病久矣。乃审杂候，程险彝，议远迹。自越嶲求西南彝，别蹊阨而治之。分埃列戍，捷孔道数在百里，以达于峨眉之麓。其民歌颂之，盖先图定画化理旁行采风于衢路者，皆于是乎。得之谓非筹边之助邪！以是引峨眉集。

又

峨眉不列于五岳，故掌域典祀弗及也。然莫区冥奥，限迹重阻，自非怀新览异，屏喧济胜者亦鲜及之。闽侍御丘练塘，时巡于蜀，所至揽述，推表其山川。乃西睨三峨，近在眉睫，慨往轶之，绝轨胜迹之易淹也。乃曰：广川大谷异制，民生其间异俗，游历而弗谙其周，奚取于观风乎。遂命驱车三峨之麓，登阁讨邃，绝其巔以发皇览。山河布象，华彝陈纪，出遐入幽，烟云荡目。

即其中泉石诡绝，仙灵所居，琳琅金薤之制，布满崖谷。练塘子乃曰：匡庐桀嶂，明远宣歌，天台神秀，兴公作赋。三峨之胜，不减于庐与台多矣。来游其可以无述？遂古棕畅，咏发四声，英俦竞调，翩翩累帙，固将以探三峨之秀异，收百代之菁英。是故采获土风，教传后记，行将宣其艰难，括其险阻以为之图，奏于天子。若曰：是可以缀禹贡周官之绪，风人之体在是矣！

志 竹 变

明·胡世安

峨山竹品甚繁。龙竹、月竹、千岁竹详方物矣。有所谓紫竹者，生三年而色全；墨竹色如点漆，俱可充器具；桃枝竹皮滑而黄，可簞，亦可书筒。太白《桃竹》“书筒绮绣文”是也；棕竹干实有文理，可杖；濮竹节长；孟竹以孟月

苗萌；凤尾竹、画眉竹以形似，竿小，叶茸细娟媚；筋竹坚韧，锋之，以桐油淬炼，可代矛用。笋欲箨时，可揉作弩弦；箭竹亦名石竹，中实若老藤，小者可矢，大者仍可扶老。凡此产各有所至。若斑竹、慈竹、苦竹、冷竹、束竹、澹竹、

白夹竹类，处处有之。以故峨眉笋富于他山。僧人干之饼之，以供饷遗。

崇祯元年之春，峨山上下周遭，竹大小各种，一时俱斁，求一箨箬者不可得。至次年枯筍盘根，渐就腐朽，人竞薪采几尽。入望寒沙芜莽而已，不复冀望箨龙包丝，直节返魂，斯亦物理之有据者。三年春，斤斧未赦之区，忽射地

丛出，自蝮腹蛇蚶至寻丈，其兴也勃焉！虽园亩移艺，不若是之迅以齐。抑有冥司之不介而孚与。其幽岩邃谷，所存枯竿，尽浮筠矣。再越岁，蕝林还昔观，僧复无怏怏饷遗之资。噫！黄杨厄闰，岂亦此君阳九所罹，不可逃之数耶！

征所闻，志竹变。

漆矚岩记

明·胡世安

宋中江令程建用，寓书苏子瞻，求峨眉塑壁记。今考《文忠全集》答书与记，皆属缺文，偶意逆以补之。

峨眉胜概，游人述之详矣。程子在昔侨寓，夷然其户庭也，郊居宾之，攸然其晨夕也。一行作吏，遂隔周旋，高山仰止，实劳我心，退食自公，步观风台南亭，睹塑壁栩栩岩曰：曷易此以貌峨眉乎！于是遴邑工之尤者，意授手区，由麓达椒，凡旧所目遇足经者，形以范埴，靡不悉夷，犹其下侨寓与郊宾与？无假力夸娥，引赋康乐，招幼舆于岩石，迹少文而卧游。于戏！程子之结想至矣，匠心奇矣。余惟仕籍中汨没英概，非一端矣。沉祸水、滴糟丘、饕肉

林、婪泉府，名位相阱，恩怨浸寻，水山幽贶久矣。貌即而神违也，蝇蚁纷逐，虽延之仙都佛国，不惟不习且不暇，予益嘉程子之神闲而识定也。浮云宦海，响答琴堂，其在中江也，无以异乎峨山也。岂复有轩冕市尘，得以淬胸哉！且余闻绝陆岚旋，岌岌云埋，森壁之晦明非日月，陟英之合离以风雨，峨山之不以全身示人也，久矣。惟夫积霖初霁，荡涤清虚，俯仰之间，毫发无隐，今塑壁乃尔，非复兜罗绵云世界，必积霖初霁，乃克睹此。命名漆矚，庶或肖之。然去峨益远。坐卧留连，拟议昔游，栖神非邈，是觉是梦，乌从辨之？即仍栩栩岩之榜，亦无不可。

峨山修改盘路记

明·傅光宅

峨眉之山，四方缙白朝礼者无虚日。乃其盘道，曲折险峭，登陟艰难。虽

大士神力，善士之信力，往返上下，顿忘其苦。而攀援喘息，汗溢气竭，有望

山而惧，半途而止者。又有闻而心骇，欲行而不果者。至于缙绅士夫，不能徒步，肩舆拽扶，为难尤倍。布帛米盐，来自擅施，负载顾值，浮于本价。居山者，一衣一食，岂能易得。则路之当修治改移也，审矣。雇工剧而费广，谁其任之。有觉岩居士者，登此山，遂发弘愿。岁在壬寅，遇制府司马王公、司礼太监丘公，皆乘夙愿，庄严此山。始携资鸠工，遍幽深，穷高远，而得其捷径宽衍处，修治之。起自伏虎寺，而至凉风桥、解脱坡，次至华严寺前，建坊表之。至五十三步，次至中峰寺前，再建坊表之。三望坡，建凉亭，为憩息所。次至白水寺，绕弓背山后上顶。重修虎渡桥。次至黑水寺，至麻子坝、蕨坪，建公馆，上至雷洞坪，合旧路，至八十四盘，至大欢喜。盖自峨眉县城，至绝顶，俱无险峻艰难之苦，厥功伟矣。夫修险为夷，改难从易，使步者、乘者、肩荷背负者，咸获便利；使远者、近者、居山而上下往来者，咸赞叹欢喜；使捐一钱、施一

食、移一石、伐一木，持畚鍤而效力者，咸增冥福而消积业；使禅者、讲者、诵习者、精戒律而苦行者，咸于此山发大誓愿，成大因缘，功德又何可量哉！惟居士视人之苦，犹己之苦，故能以己之愿，合众之愿。普贤大士十愿，尤以恒顺众生为第一。路之修，恒顺之一事也。易谓人心之险，险于山川。夫山川之险，人心为之耳。持地菩萨，但平心地，则大地自平。故迷则以易成险，觉则以险为易。居士乃能依大光明山，开众生觉路，岂比夫寻常有为功德而已。虽然，无为者以有为为基，有为者以无为为至，是不可限也，亦不可泯也。余登山于未修路之前，当春雪未消时，身历其险且难者，故于居士功成，乐为之记。居士姓王名礼，由中贵人，受戒于达观尊者，道名法经。时庄严金殿，则妙峰师。重修白水寺，则有台泉师。居士皆从之闻法要，缘会信非偶云。是役也，工始于万历三十年壬寅秋。竣于癸癸冬。助缘善信，皆勒名碑阴。

送朱方庵之任峨眉序

清·李良年

山川之与歌咏相遭，非偶然也。昔人称蜀山之奇甲天下，而峨眉又为蜀山之最。然唐宋以来。诗人之久于蜀者，莫如子美；蜀人之能诗者，莫如子瞻，而两公皆不得登峨眉。盖子美身经天宝之乱，流离憔悴，虽其在蜀最久，所历十数地，然皆在蜀东北，而未尝一

至西南。子瞻固蜀人，自登仕以后，仅以明允武阳君艰，一再返乡里，自此不复至蜀矣。然则两公之不得登峨眉，抑若有数焉。而此山之奇秀，无由纪载于篇什，以此知山川歌咏之相遭，若此其不易也。朱进士方庵，以司李改官，得蜀之峨眉令以去。峨眉小而僻，似不足

展君之才。而君生平读书怀古，一反俗吏之为。尝注杜诗，于诸家纰缪，多所是正；又好读子瞻之诗，今得是邑，识者以为先机焉。峨眉二山并峙而争胜，岷水经其下，俯视平羌，盖绵亘者千有余里，而县治实当其麓，肩舆朝发而夕可至，君之所遭，视两公为独厚矣。今

宇内和乐，既非若子美之身经变乱，而君以为政之余，从容登眺，亦岂子瞻之长去其乡国者所敢望哉？然则他日者，徘徊二峰之间，对积雪之森寒，观岷江之浩荡，必有发为歌咏，以补两公所不逮者，而山灵有知，其亦可无憾于寥寂矣夫！

古德新风碑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四年，文明礼貌月活动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六零八九部队指战员、峨眉山管理局干部、职工和峨眉山佛教徒六百七十八人，从二月二十日起，连续三日，在万年寺以下，清音阁以上周匝三平方公里之原“古德林”旧址，植桢楠二万一千余

株。是时春风拂拂，喜雨霏霏，手到春生，新枝茁茂，为祖国名山绿化，造福子孙后代，作出了贡献。兹鐫以铭，永昭后昆。

峨眉山管理局立
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峨眉山筑路记

公元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六零八九部队，发扬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光荣传统，以引滦入津工程英雄为榜样，顶狂风，冒霪雨，涉艰辛，开赴峨眉山，安营于净水河畔，修筑万年停车场至万年寺游山道六公里。出动干部战士四千二百五十六人次，汽车三百台次，运输水泥、沙

石一千二百二十三吨。铺设混凝土路面一公里，停车场一千八百平方米。夜以继日，持续奋战十八天。筑路工程胜利竣工，为中外旅游者造福，为祖国名山增彩。昔日崎岖成坦途，英雄业绩传后世。

乐山市峨眉山管理局立
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

编修琐记

峨眉山外之峨眉山

峨眉山以“天下名山”声闻遐迩，然而，在其之外，还有许多峨眉山。

福建省泰宁县西北约十五公里处，一山名峨眉峰。

广州市东北，即从化县吕田镇西南的太平场有一山名峨眉。山高903.9米。

《河南志》载：河南郑县有二小山“东西对峙，粲若列眉”，名峨眉山。这里即苏东坡葬身处。《东坡纪年录》载：“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公薨，享年六十六。崇宁元年闰六月迈（苏轼长子）葬公于汝州郟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峨眉山，遵公治名也”。

安徽当涂附近的长江两岸，各有

一山，夹江对峙，形如蛾眉，名峨眉山，亦名天门山。李白诗《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写的即是著名的采石矶。采石矶又恰是李白的葬身之地。丘浚《过采石吊李白》曰：“采石江头，黄土一抔。其东有峨眉之亭，其西有谪仙之楼”。

庐山的障日峰，被苏东坡改名“小峨眉”。他在《障日峰》诗中曰：“长安不自远，蜀客苦思归。莫教呼‘障日’，唤作‘小峨眉’”。并自注：“状类峨眉，但小尔”。

杭州西湖附近的吴山，其中一峰名“峨眉山”。另浙江仁和县北一山，群峰葱郁，溪水淙淙，人称其山曰“峨眉山”。

峨眉派武术起源初探

峨眉派武术，得名于峨眉山。其起源和发展与峨眉山佛教和道教分不开。它不仅吸收了道教的动功，也吸收

了佛教禅修的静功，具有动、静相融的练功法。这种方法与各种拳术、散打，及气功结合，构成了峨眉山独特的门

派,并与少林、武当齐名于中华武林。

据载,峨眉派武术起源于南宋时代。当时峨眉山有位和尚,法号德源,其眉毛带白,人称“白眉道人”。他武艺高强,曾编著《峨眉拳术》一书,这是目前最早记载峨眉派武术的文字资料。德源和尚还创编了一种拳术,称“白眉拳”,至今还流传于我国南方一带。这种拳的特点是模仿山中白猿跳跃翻滚,舞手动脚,敏捷异常。明末清初武术家吴殳著《手臂录》一书说:“西蜀峨眉山普恩禅师,祖家白眉,遇异人授以枪法……”。明人唐顺之《峨眉道人拳歌》也云:

“道人更自出新奇,乃是深山白猿

授”。

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大师研究,峨眉武术中最重要的一支—峨眉临济气功术,也产生于南宋时代。峨眉山佛教从唐代以来出现了许多宗派,其中临济和曹洞两宗流传至今。峨眉临济气功,就是南宋白云禅师所创。傅伟中在其《峨眉临济气功—峨眉十二桩述真》一书中也云:此气功是南宋峨眉山金顶临济宗白云禅师所创,一直在佛门内秘传,不得外传,故称“临济气功”。

峨眉派武术起源于南宋时代,时至明代,有较大的发展。

佛教何时传入峨眉山之两说

佛教何时传入峨眉山?素存两说,即东汉说和晋代说。现摘录如下,待日后宗教史学家予以探索考证。

东汉说。早期是以“蒲公追鹿”的故事为依据。明人胡世安《译峨籁·宗镜纪》载:“汉永平中,癸亥(公元63年)六月一日,有蒲公者采药于云窝,见一鹿,异之,追至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云腾涌,联络交辉成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稀有,非天上耶!’迺投西来千岁和尚(宝掌),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祥瑞,于末法中守护如来,相教现相于此,化利一切众生,汝可诣腾、法二师究之’。甲子(公元64

年)奔洛阳,参谒二师,俱告所见。师曰:善哉!希有,汝等得见普贤,真善知识。昔我世尊,在法华会上,以四法付之,一者为诸佛护念,二者植重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发究一切众生之心。普贤依本愿而现相于峨眉山也’。清人蒋超撰《峨眉山志》沿袭此说,并补充说:‘蒲公归而建普光殿’。”

对此,《嘉定府志》持怀疑态度:“蒲公建普光殿于峨眉山,奉愿王径,群寺之冠,莫先于斯,未知信否?”《法苑丛谈》云:“相传在古时,蒲公入山采药,得见普贤瑞像,其实是宋人的附会。原因是宋太祖乾德六年(公元968

年),嘉州屡奏普贤显相,因遣内侍张建重前往庄严瑞像。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造普贤铜佛,高二丈余,建大阁安置。其后屡加装饰,增修寺宇,于是峨眉山成为普贤圣地。”另《高僧传》曰:“法和以前,蜀中少闻佛法。”法和是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入蜀的。意指佛教传入峨眉山当在晋兴宁三年之后。《中国佛教》一书在记载三国佛教史时也“只有魏、吴录,而无蜀录。”

近几年,人们又以“南方丝绸之路”以及相关的考古文物资料,提出了新的东汉说观点。《天下名山—峨眉山》画册载:“东汉初年,中国道教在四川兴起,布及峨眉。……与此同时,印度的佛教,也由蜀郡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去印度的主要通衢五尺道和青衣道传入四川,传入乐山、峨眉山,创建了峰顶的普光殿和半山的初殿。”《也说蒲公和普光殿》、《南方丝绸之路与乐山东汉佛教》等论文,也持这一观点。其主要依据为:乐山市、彭山县、西昌、芦山、泸州等地均发现东汉佛像、佛画。其中,乐山东汉麻浩墓端坐佛像与彭山东汉墓“一佛二胁”佛像最为突出。《丧葬与中国文化》一书载:“佛教反映在丧葬之中,最早是在四川乐山的东汉崖墓雕刻中……。它表明当时佛教在四川中下层人士中已有相当的市场。这时的僧侣可能是经滇缅或藏印进入蜀土,时代略早于北路。”

时人闻宥编辑的《四川汉代画像选集》说:“四川乐山之东汉麻浩墓中,发现一个端坐佛像,刻于石壁上,高39.55厘米,宽30厘米。绕头有佛光,身披袈裟,右手上举。在彭山县的东汉墓内,挖出一个陶座浮雕佛像,高20.4厘米。”可见东汉时,在乐山地区,已有人信奉佛教。

晋代说,是在否定东汉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观点。《四川省情》:“佛教早在东晋时期,即传入四川”。《峨眉山佛道漫话》也曰:“魏晋以前,蜀中没有佛教”。晋代说的主要依据是以峨眉山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别传禅师所铸圣积晚钟“钟身首序释典”,即钟上刻的《皇图》栏中,第一行字即为“晋祖武帝,司空净禅师”,其它栏目中,亦刻有自晋起至明嘉靖止的历代部分文武官员的名字。据此认为峨眉山佛教的传入始于晋武帝之世。1984年四川大学校刊载《宗教学研究·峨眉山宗教历史初探》一文说:“在历史上,晋武帝是以‘大弘佛事,广树伽蓝’而著称的。佛教也是这时开始向民间流传,此时僧人从洛阳进入四川上峨眉山是可能的。不然,禅师何以在《皇图》栏中把最远的年代写成晋祖时,而不写成迎佛入华的汉明帝之世?僧人在钟上、碑上刻字,必是有因而发,大都记载佛史、寺史或颂扬功德,如晋祖无功于峨眉山,刻之何益?”

《佛教在峨眉山》一文也持这一观

点,文曰:“慧持法师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别兄入蜀,……慧持未到之前,蜀中尚无佛教的迹印,更无僧侣。蜀中有佛教当然在公元399年间,峨眉山自然又要迟一点,但时间

不太长。或者慧持入蜀之后很快就到峨眉山,不无可能。说明佛教上峨眉山在第四世纪末,说准确点,峨眉山在东晋末年就有佛教了。”

佛光发现史溯

峨眉山的佛光驰名古今。这一奇异的自然现象,一经发现,就与普贤菩萨结下因缘,被称为“普贤祥瑞”、“普贤光明”。有诗曰:“佛从当面现,光向半空盱”。佛光最早发现于何时?人们常以《四川通志》引《诸经发明》所记述的“蒲公追鹿”故事为依据,认为佛光之最早发现为东汉时期。然而,《法苑丛谈》一书云:“相传在古时,蒲公入山采药,得见普贤瑞像,其实是宋人的附会。”《峨眉丛谈》又云:“蒲公故事的发生,也即是佛光之被发现,大约不会早

于唐代初年”。《宋高僧传》记载:作为中唐“四朝国师”的澄观大师,曾于“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誓游五台,一一巡礼,祥瑞愈繁,仍往峨眉,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各观圣像。”又《柳本尊传》说他于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挈其属同游峨眉山,至放光处不登塔顶。僧问:“和尚何不到极处?”师云:“普贤法界无边”。其中“祥瑞”、“圣像”、“普贤光相”等,即指佛光。所以,佛光之最早的发现似应定为唐代。

普贤道场之形成

峨眉山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即普贤道场。按说,菩萨既然神通广大,佛法无边,要宣扬佛法感化大众,何需局限于某一地区,或选某一山为其特定之“道场”。同时凡信念佛者,重在修持,也无需涉足某一道场。如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中云:“游五台者,曰文殊在,游峨眉者,曰普贤在,游普陀者,曰观世音在,独不曰西方极乐

世界,有弥陀在乎?……跋涉三山,累年月而后到,信心念佛,一弹指而往生,失此不为大可叹也!”蒋超在《峨眉山志·志余》中也说:“世人竟称文殊在五台,普贤在峨眉……如今朝庭设官,各分疆界,各有职掌者然。其实,菩萨神化,周遍法界,何尝以某处为我道场耶?”因此,他说这只是“世人俗见”而已。不过,这虽为“俗见”,但总得有

一定之因缘，否则也不会被世人竞称千余年之久！

要知峨眉山为普贤道场，首先得从文殊以五台为其道场谈起。因为，四大佛教名山之中，唯有五台山道场见之于佛经。《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云：“东方有处，名清凉山（五台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正因为有这样的根据，北齐时，五台山已建成为文殊道场。

文殊与普贤为释迦牟尼二胁侍，故有人引《华严经·菩萨住处品》的一段经文，来说明峨眉山便是普贤的道场。文曰：“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很显然，这是受文殊道场是五台山那段经文的启发而来的。但“西南方”是指天竺西南，而不是中国的西南。把“贤胜”说成是普贤菩萨，也是毫无根据，对此，连佛门中的有识者也不满意。如：印光法师在《峨眉山志·序》中说：“此大光明山，实为应化道场。溯其立名之意，盖以佛光昼现、圣灯夜来，自古今而无或隐灭……由是之故，致以峨眉宝山，亦称大光明焉。一以形势立名，一以圣迹取号，固无别种因缘。而一班不知菩萨德相者，欲借经言以见重，谬引《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云云。彼见有‘光明

山’三字，遂谓此西南方指震旦国之峨眉。在中国之西南。……援经而深悖于经”。

那么，峨眉山为普贤道场的因缘究竟是什么呢？印光法师却又认为：“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萨道场。然欲众生投诚有地，故特于峨眉山应化焉。须知菩萨应化，有普有专：普则大众咸得亲见；专则唯自身明了。例如：云端现相，众所同观；圆光摄身，纵齐肩并立有许多人，而人各见其身，不见他身。于此二者，可见菩萨神应无方。”他把“峨眉宝光”这一奇异的自然光学现象解释为普贤菩萨的应化现象。并被称为“佛光”。这样，普贤菩萨因有佛光而益显其灵异；佛光却因有菩萨的神应无方而得到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所以峨眉山之能成为普贤道场，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峨眉宝光的宗教化。

那么，佛光被发现之时，是否就是普贤道场形成之日呢？据现有资料考证，佛光之被发现，大约不会早于唐代（见本章《佛光发现史溯》）。而把普贤与佛光联系起来，也不会早于唐代。成书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的《法苑珠琳》，它是专讲佛教故事的典籍，当中有多条记载普贤菩萨的感应故事，却没有一条提到普贤在峨眉山有何祥瑞。《全唐文》中《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刚普贤菩萨记》，提出“昔普贤以洪誓愿于南瞻部州赞释迦文佛拔众生苦，而尘俗昏智，莫睹真相”。却没

有提到峨眉,更没有提到普贤在峨眉的显现。《郡氏闻见后录》也云:“又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诗言仙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持盛于本朝也。”

不过,应该肯定的是,蒲公的故事,以及“普贤祥瑞”,在唐代已流传开来。如北宋范镇游山诗《初殿》云:“前去峨眉最高峰,不知崖嶂几千重。山僧笑说蒲公事,白鹿曾于此发踪。”

后来,“普贤道场”之真正形成则是宋时的事。这与宋代帝王通过“敕建”和“赏赐”的支持,以及佛教徒参拜名山风气的增长分不开的。据《佛祖统纪》记述。

宋太祖乾德六年(公元968年)敕内侍进住峨眉山普贤寺庄严佛像。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正月……敕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

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贤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敕内侍送宝冠、璎珞、袈裟往峨眉普贤寺,是日众见普贤大士乘紫云行空中。

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敕内侍谢保意,领将作匠,赐黄金三百两,往峨眉饰普贤像,再修寺宇,并赐御制文集,令直院徐铉撰记。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诏赐黄金三千两,增修峨眉山普贤寺。

所有这些,大张了峨眉山佛教的声威。使人们坚信,峨眉山确实是“佛书所记普贤大士示现之所”正如《杂花经》云:“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本,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故我世尊等正觉而有方所,说经而有道场,普贤于道场开化人天等众,故现相海于峨眉山中,密引世人而通菩提觉性。”

峨眉山名释缕陈

“峨眉”之名,初见于西汉杨雄《蜀都赋》:“南则有犍、嫫、夷、昆明、峨眉”。西晋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曰:“七国称王,杜宇称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今陕西汉中)为前门,熊耳(今四川青神县)、灵关(今四川宝兴县)为后户,

玉垒、峨眉为城廓……”以及“南安县……西有熊耳峡(今青神县小三峡之一),南有峨眉山。”

为什么叫“峨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益州记》:“平乡江东迳峨眉山,在南安县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见两山相峙如蛾眉焉。”尔后的方志大都沿袭这个说法。如:《一

统志》曰：“峨眉山在四川眉山城南二百里，来自岷山。连岗叠嶂，延袤三百余里，至此突出为三峰。其二峰对峙宛如蛾眉”。又《太平寰宇记》云：“峨眉山在南安县界，两山相对如蛾眉。”《犍为郡志》描写得更加绘声绘色：“此山云鬓凝翠，鬢黛遥妆，真如螭首蛾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据此，山名取义于形似蛾眉。“蛾”字应当从“虫”，而不应该从“山”，即峨眉山也。故明安磐有：“青衣不是苍梧野，却有蛾眉望九凝”的诗句。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盖凌云九峰，枕青衣江之东，而蛾眉三山，正直其西，至其地，知其诗为工也。”而“蛾眉”又为古之女子的代称，故又有人解释为“娥眉”。娥者好也。为“细而长，美而艳”的美好之眉。这也符合峨眉山是四姑娘化成的传说。日本高僧良寛题“蛾眉山下桥”便是从女旁不从虫旁。

还有一种说法，峨眉当从水旁，即“泝涓”。清人何绍基和赵熙便是持这种观点的。赵熙在《九老洞碑记》中书：“泝涓”在百里之外，其山如大云蟠空”。在乐山凌云寺一楹联中，他也书为“泝涓”。他们的依据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泝水出蜀，汶江缴外，东南入江。”西晋吕忱作《字林》增补《说文解字》时指出：“泝水出蜀，许慎以为泝水也。”清人段玉裁注许氏说文云：“泝，各本篆作泝。按古今异体，俗改泝为泝。凡唐宋史云大渡者皆为

地理志之泝水，即司马相如之沫水”。也即是说，峨眉山因居大渡河（古名泝水）之涓（“涓”字有“岸边”之意）而得名“泝涓”。

不论是“蛾”、“峨”，还是“泝”，人们似乎还是普遍接受“峨”。因它毕竟是一座山名，“峨眉”二字更为恰当。《峨眉山志》（清嘉庆版）中，金俊在序中写道：“峨以名言，眉以形言，聚秀凝姿，标英焕彩，非眉弗彰……”。即峨是状其高，眉是美其秀。用“峨眉”来名此山，是从其外在和内涵的美来说的，体现了峨眉山雄秀的独特风姿。

除峨眉以外，其别名也甚多。《续汉志·犍为郡》刘昭注引张华《博物志》云：“南安县西百里有牙门山。”《中国地名大辞典》载：“牙门山即峨眉山”。刘玉林《华阳国志·校注》也说“张华《博物志》所说的牙门山，即今之峨眉山。盖以‘牙门’与‘峨眉’古音相近，当时本地人之读音如此，只是写法不同。”时人田家乐《略谈“峨眉”二字的来历》一文描写得更加生动：“峨眉是牙门二字语音之转。当时羌人非常热爱自己赖以生存繁衍的土地，把秀丽雄峙的峨眉山称为‘牙门山’即‘我们的山’。”“至今峨眉县的地方语言中，仍将‘峨眉’二字读作‘俄们’，决非无缘无故的。”

峨眉山自古为宗教圣地，自然少不了有许多带宗教色彩的名称。

道家称峨眉山为“皇人山”、“西皇

人山”、“第七洞天”、“虚陵太妙洞天”、“胜峰山”、“灵虚洞天”等。“皇人山”，据《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峨眉山》载：“《山海经·西山经》中所说的皇人，中皇、西皇三山，即今之峨眉三峰。”《五符经》言：“皇人住峨眉山北，绝岩之下，苍玉为屋，黄帝往授《三一五牙》之法。”说轩辕皇帝曾来峨眉山向皇人求道。故皇人所居之地为皇人山。“第七洞天”，《云笈七签》载：洞天

有十大洞天与三十六小洞天，乃真仙所居之处。《洞天福地记》云：“三十六小洞天，第七峨眉山，周迴三百里，名曰灵陵太妙之天，真人唐览治之。”

佛教则称峨眉山为“光明山”，是因峨眉山昼有佛光，夜有圣灯，一片光明。也有人以《华严经》为据云：“善财童子，伫立妙高峰上，观此山如满月大放光明。”

峨眉山外之佛光

峨眉的佛光堪称一绝。但这种自然景观，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无论何地即可出现。

四川洪雅的瓦屋山，就曾有佛光显现。《雅州志·瓦屋山》条载：“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当洪雅、荃经二县界，高一百四十里，绝顶开平，可十余里。……常现‘辟支普贤光明’。又有圣灯、桥光、菩萨石。土人往往见之，号‘辟支道场’。”同书《光相寺》条又曰：“……唐有蒲光者，见南北两崖现辟支佛像，五色圆光，神灯，金船等。遂名‘辟支道场’宋熙宁中建寺。”

明代吞宇撰《五台山》，记叙五台山有佛光寺，寺因有佛光而得名。《峨眉县·续志》亦云：“唐穆宗时，河南节度使裴度奏，五台山佛光寺侧，卿云现若金仙乘骏猊，领其徒千众，自己及申乃灭。”

江苏南京市东北钟山也曾发现佛光。明代朱廉撰《蒋山佛会记》：“明洪武四年冬，诏征高僧于蒋山（今钟山），太平兴国禅寺建广荐法会。次年正月，上法驾临幸，上殿礼毕，竣事，还宫。随有佛光五道，从东北贯月烛天，良久乃已”。

《鸡足山志》记叙：明代诗人李中溪曾在云南鸡足山目睹佛光，并记录于《游鸡足山记》一文中。

山东泰山，1932年，由南京气象研究所记录，曾出现过六次佛光，均为夏季。

1935年，卢饕在《科学画报》发表题为《南京北极阁之“峨眉宝光”》一文：“……南京北极阁气象台顶，有峨眉宝光发现。……背日立而下瞰，影浮雾上，佛光突显。影之首部，初现一彩色光环。环分为二层，内环之外，复有

红环绕云，七色缤纷，其美不亚于日月华，惜强度不如耳。人动则影动，人静则影静，环亦随之。内红环约4度，最外彩环，轮廓不清，无从估计。”

除此，国外也有许多地方发现了佛光。如原苏联克里木半岛南部克里山上的罗曼—科什山、瑞士的白鲁根山、德国的布洛坎山、南非的Dambmarce Mountain、美国亚利桑拉州的著名大峡谷等地。据赵循伯《峨

眉山》载：1797年，旅行家汉约在布洛坎山，发现常有一种光环出现，当地农民以为山鬼现形，称“布洛坎幽灵”。1935年《科学画报》载：西班牙旅行家余乐与同伴六人旅行南非州Dambmarce Mountain时，也发现如虹的白色光环，故名为“余乐圆”。

佛光虽不为峨眉山独有，但是，峨眉山佛光出现次数多，平均每年出现约60次。

“第一山”碑从何地移刻而来

在万年寺山门右侧矗立一长八尺、宽四尺的高大石碑，上镌刻宋代书法家米芾所书“第一山”三字。据史料所载，米芾从未到过峨眉山，此书从何而来？其碑侧《后记》云：

“丙午岁，余客江阳，偶约同人散步于土主山，获睹米襄阳先生石刻“第一山”三字，纵横变化，俨有龙跳虎卧之势，遂凝睇久之。则见玉屏列于前，玛瑙峙于后，左右复有湖光荡漾，名曰第一，不诬也！因思峨眉天下秀，释氏称为震旦第一山，诚名实之易位，则南宫妙笔以之坐镇此山，有不叹为观止乎？爰采佳石，觅良工照石刊就，移竖于峨之万年寺，非欲还福于山灵或山灵不至笑我耳？”

落款为“戊午岁孟夏月念卜日乐邑增生龙田谢文明谨志并书”。

可见，“第一山”碑是由乐山谢文

明移刻而来。但是，“江阳”“土主山”在何处呢？对此，说法不一。

《峨眉山记事》一文认为应是湖北江阳。文曰：“乐山谢文明将湖北江阳土主山宋人米芾题刻‘第一山’三字移刻于万年寺山门右侧”。

《峨眉山万年寺第一碑》一文则认为江阳土主山是位于江苏西部的盱眙县南山。

《峨眉文史》(第四集)中又认为江阳土主山应是富顺县的钟秀山。该文载：

“谢文明在《后记》中所说的‘江阳土主山’，既不是‘湖北’，也不是在‘江苏西部的盱眙县南山’，而是指的四川沱江下游的‘富顺县的钟秀山’。”

其理由为：富顺古时属江阳郡江阳县(今泸州)，就是北周初年分离出来另设郡县后，仍沿用“江阳”为别名。

而土主山则指钟秀山。因山麓曾有土主庙,故民间就存在着土主山的称呼。在《后记》中“则见玉屏列于前,玛瑙峙于后,左右复有湖光荡漾,名曰第一,不诬也!”文中的“玉屏”是指玉屏山,即城南紧靠沱江边的挂榜山,俨如屏风。“玛瑙”指玛瑙山。“湖光荡漾”,指左为富顺西湖,右为少湖。而目睹此景的地理位置,唯有立于钟秀山上。那

么,钟秀山麓,曾是否有米芾所书的“第一山”呢?富顺钟秀山,确实有一块比峨眉山万年寺碑雄壮高大的“第一山”碑,这一事实不仅可从《富顺县志》中查证,就是清康熙年间陈祥裔《蜀都碎事》中也可查到。书中载:“富顺县治后山上文昌宫,有米元章题第一山三字,字如大轮,道媚可爱”。“后山”就是钟秀山。

护花鸟

《益州方物略》:护花鸟,峨眉往往有之。至春则啼,其音若云“毋偷花果”,仿佛人言。宋子京《方物》赞曰:首

首黑身,黄驳其羽,厥鸣嚶嚶,若禁若护,名而不情,盗者犹惧。

普贤线

普贤线是峨眉山特有的苔藓植物,民间视作治疗胃痛、心气痛的良药。主产于海拔1700~2000米中山区的阴湿林地上,或悬岩深谷间。犹如丝丝乱发,缠挂着树藤,顺着古藤下垂,往往下垂数米。清人窦炯的《游峨眉山记》说:“登九岭冈,行剑脊上……直上一坪,枯木顽石,皆衣苔藓,其缕下垂,牵连十余丈者,名普贤线。”清末楼藜然在《峨眉记游》中写道:“穿山脊遇仙寺,……再折至观音桥,水从观音岩悬堕,岩壁一带,古落鬢鬢如乱发,缠挂枯干顽石间,长数十百尺不等,俗呼普贤线。……大概苔类,土石所交。”

早在900多年前,北宋宋祁在《益部方物略》一书中称普贤线为“仙人缘”,赞它“附阳而生,垂若人缘”。清代学者赵学敏把它收录进《本草纲目拾遗》一书,正式订名为普贤线,并对普贤线作了较详的记述:“普贤线。产峨眉山,乃树上苔须蔓引而成,长数尺,或言深谷有寻丈者,……唐鹭湖曰:‘普贤线产峨眉山,乃普贤石上青苔也。山僧曾采取晒干,以为上药。’……《酉阳杂俎》:‘仙人缘出衡岳,无根蒂,生石上,状如同心带,三股色绿,亦不常有。……’治胃腕心气疼痛,煎服,濒死者皆效。”

普贤线属于何科何属植物？现无记载。一说普贤线即属于石杉科金丝绦的马尾杉。生于海拔2800米的天门石的绝壁悬岩上，一种多年土生常绿草本，丛生，须状根短而白，柔软细长至1米以上。据药农说，此草生长非常缓慢，每年仅长3~6厘米；形状如同马尾而价格昂贵，故又名马尾千金草。

有舒筋活络、祛风胜湿的功效。

峨山药农尊称普贤线为捆仙绳、金丝绦、大捆仙绳。传说是普贤大士骑着象王一六牙白象，上金顶时，瞥见众多虔诚的朝山者，在崇山峻岭中不辨南北，于是特意在山道旁、绝壁上，留下缕缕“仙人绦”，以引度他们攀登上金顶，目睹“佛光”、“圣灯”，顿酬宿愿。

佛 现 鸟

佛现鸟产于峨眉山顶。蒋超、印光和尚编撰的《峨眉山志》均有记载：“似土画眉，佛将放光时鸣云‘佛现佛现’，见人不惊，每向人手取食。余时不语。有所谓鸛鵝者，《蜀都赋》：鸛鵝山栖是也。”佛现鸟色青灰，纹如鸚鵡，其

声格磔可听，仿佛“佛现，佛现”。究属何种鸟类，尚待考察。谭钟岳在《峨眉山图说》中亦云：“禽有二迦陵异鸟，飞翔上下，佛光现时，始鸣曰佛现了。”

明巡抚廖大亨有《佛现鸟赋》（见本志《艺文》篇）。

峨眉圣灯之形成

圣灯，又称佛灯，为峨眉山金顶四大奇观之一。每当晴而无月色之夜，金顶睹光台下，常出现飘浮的绿色光团，似萤飞，似磷焰，又似繁星，闪烁不定，耀人眼目。始而一点两点，继则千点万点，弥漫山谷，佛教徒称为：“万盏神灯朝普贤”。对其形成的原因，历代众说不一。

一、磷火发光。清人楼藜然《游峨眉山记》云：“不知此实一磷耳，在荒山为鬼火，在名山为佛灯。不独山中有之，凡旷野荒冢无人处所在多有。”

二、灯光和水田河流所映星光之倒影。时人许钦文《峨眉山的景物》一文云：“由远望去，可知那些光源有着两种：其中一种数目不多，比较短点、红点、也静点；另一种有点绿莹莹的、长长的不断摇动着。前一种是人家屋里的灯光和街上的绿灯等等。后一种是峨眉县城和青龙场一带的水田和江河所映成的星星倒影。”

三、动物带磷发光。时人张志和《峨眉游记》曰：“传峨眉山中有萤火虫长寸许，能发此光。在金顶时曾见一西

籍传教士从舍身崖下攀援而上,他说在丛林中见此萤火虫发光,数以万计,时飞时停,时高时低,时聚时散,飘翔空中,宛如灯光万点。”

四、气体燃烧。时人陈荣华著《峨眉山》中说:“根据佛灯的现象来看,它由一点燃烧,逐渐加多,又时聚时现,飘飘荡荡,显然是某种气体的燃烧。”

五、附有密环菌的枝叶产生的光。1983年,井冈山总体规划委员会的一支普查队,在南屏嶂水口坳地方夜宿,发现同样的现象。为此,把发光区的土

壤枝叶和不发光区的土壤枝叶采样化验。证明发光与含有机磷无关。原来发光的枝叶上寄生着一种叫密环菌的真菌物质。这种密环菌的枝叶含水量达120%时,即能发光,干燥后光亮消失。这种枝叶之所以能在夜幕中金光四射,就是因为密环菌遇到雨水和氧摩擦作用而造成的。

上述诸说,各有其理,似乎以后者较为详尽。加之,近几年来,圣灯出现很少,更为圣灯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峨眉茶不减江南春采

印光《峨眉山志》载:“唐李善《文选注》:峨山多药草,茶尤多,异于天下。今黑水寺后绝顶产一种茶,味佳,而色二年白,一年绿,间出有常,不知地气所钟,何以互更。”又载:“明初,赐有茶园在白水寺,植茶万本,为云水常

住之用。万历末,为僧鬻去,至康熙初年,乃以金千两赎还常住,有碑记其事。”“世又谓,峨眉味初甘终苦,不减江南春采。”陆放翁在《丁冬院汲泉煮茶》诗中也云:“雪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渚春。”

峨眉志乘

《峨眉伽兰记》云:“考太史之前,专志峨眉之撰述共十四种:《峨眉山神异记》三卷,汉张道陵撰;《峨眉志》三卷,宋张开撰;《峨眉记》见《宋史新编》;《岷峨志》明张庭撰;《峨眉传》明明光道人撰;《峨眉凌云二山志》明袁子让撰;《游峨集》一卷,明殷绮撰;《游峨集》明富好礼撰;《峨眉山志》十

卷,明喻广文撰;《译峨籟》明胡世安撰;《峨山志》明张庭撰;《峨眉县志》明尹宗吉撰;《大峨志》见《山志》;《峨山志》清张能磷撰。康熙壬子八月太史辑成《峨眉山志》。此大难事,读者不可忽也。”惜以上各志,除尚存《译峨籟》和蒋氏《峨眉山志》外,均已佚亡。现能传其信息者仅支言片语耳。尹宗吉曰:

“峨眉旧无志乘，缺典也。……既归，本《一统志》采诸子史，编纂三阅月而志稿初成，藏巾笥中二十三年。有客曰：‘安子松溪磐氏有《郡通志》、张子兀山庭氏有《岷峨志》，志备矣，子复志之，宁无赘乎？’吉起而应曰：‘安子志志郡邑也，过略，略故弗详；张之志志岷峨也，故专，专故弗遍，犹弗志也。……峨山磅礴之气多钟人物，吾邑兹山之下，老夫鸿才鉅作之与峨山秀色争雄，以绮丽我峨眉乡土者，尚有望于后之君子。’《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皇朝张开撰《峨眉志》。峨眉，山名也，隋开皇十三年以名其邑，奇胜冠三蜀。郡守吕勤命开考《图经》及传记、石刻，缀辑成书，析为十四门。宋白、吴中复诗

文附后。”蒋超云：“（《峨眉凌云二山志》）峨眉御制文二章、记十首、游记七首、铭二首、诗若干首，版今废。”蒋超《峨眉山志》中录有明崇祯十二年胡世安《题喻广文〈峨眉山志〉稿》一文，记胡氏批评喻著为“蒐罗博而未精，考核详而不要，去取臆而附会多，前九卷得失参半，犹可节取，莫劣于山史一卷，其言曰‘自有天地已有此山，于普贤何与，愿以峨眉还峨眉，普贤还普贤’。倏而阳排阴佞，又诡其说，谓佛原空一切，普贤亦不愿入以此归之。辨驳多端，不越斯旨。”等，于是“其书乃不传”。《四川通志》著录：“是书（清张能磷《峨山志》）于峨眉形胜古迹标撮甚略，未附诗文数篇。”

故宫文物迁藏峨眉

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为了不让北京故宫博物院（当时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珍贵文物落于敌手，于是尽可能将能够装箱的文物抢运来川，分散储存在安顺、乐山和峨眉等地。当时，总院设重庆海棠溪，以上三地各设办事处。分散到峨眉的七千余箱文物是民国28年（1939年）先从北京用火车运至宝鸡，再由宝鸡用汽车运至峨眉的。来峨眉后，初分储于东门外大佛殿和西门外武庙两处。1943年，鉴于

乐山被日本轰炸，大佛殿目标较大，加之离城近与民房毗连，容易失火，于文物安全殊为不利，遂决定将大佛殿仓库撤销，该库文物分储于武庙和南门土主祠、许祠堂三处，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这批文物始用汽车运至重庆向家坡，同年冬顺长江而下，运至南京。当时峨眉办事处设在武庙（即今一中校）主任那志良（科长）、科员有吴玉璋、薛希伦（女）、吴凤培、梁廷伟、牛德明、梁匡忠等。各库均配有工人数人。库房警卫工作，1940年前由29师一个连担任。次年改由国民党中央军委

会特务团第二营六连接替。1945年春六连又与乐山办事处五连对调,直至抗战胜利,文物全部安全离峨。离峨前

夕,故宫总院分别赠送各库横匾一块,上书“功牟鲁壁”四字,表示峨眉保存文化遗产有功。

川大迁峨

1939年春,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连续轰炸重庆、成都,为了学校安全,同年4月,四川大学报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决定将川大校本部和文、理、法三院迁至峨眉,成都只留农学院及理学院的应用化学研究处、测候所和植物园。5月中旬,校长程天放偕有关人员,先来峨眉考察,决定利用峨眉山麓各大寺庙为校舍;校本部及文、法两院设于伏虎寺,理学院设于保宁寺及万行庄,新生院设于鞠漕之将军府,教职员宿舍设于报国寺。同时在山麓搭竹棚作为补充校舍。程回蓉后,立即成立临时迁校委员会。6月初即开始迁运,历时三月之久,直至9月21日才在峨眉正式开课。自迁峨后,因校舍有限,一面停收借读生和转学生;一面除尽量利用原有寺庙及借用民房外,并于伏虎寺建筑大小教室60余间,办公室10余间,图书馆1栋,大礼堂1座。1941年又于伏虎寺建成学生宿舍20余间,以作校本部及文、法两院之用;于万行庄建筑大小教室20余间、办公室10余间;于保宁寺修建理化实验室10余间;于鞠漕修礼堂1座,教职员

宿舍6间、办公室5间、学生宿舍20余间。此外,各院均建有临时体育场1个,还于伏虎寺下修游泳池1个。1941年8月,恢复师范学院、院址设鞠漕。1942年于报国寺前原峨眉军训团司令台故址,建筑师范学院校舍、计教室、办公室、寝室等共20余间,还于报国寺前隙地建筑附中校舍、教室、办公室、教职员宿舍等70余间。以上建筑,因陋就简,勉强够用。1939年全校共有学生1370名,1940年为1177人,1941年为1244名,1942年为1650名。为了解决教职员子弟和附近农村儿童读书问题,1940年春,教育系联合报国、伏虎两寺住持,在两寺适中点创办了报国小学。并作为教育系学生实习园地。时有教员5人,学生百余人。当年暑假后收归川大,成为师范学院的附属小学。

1943年1月28日,继任校长黄季陆在伏虎寺川大会议厅召集第一次行政会议,决定在寒假期内将川大从峨眉迁回成都,并成立迁校委员会。2月1日即开始迁校,历时2月多。3月18日,川大正式回蓉开课。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峨眉军官训练团 (简 况)

1935年7月~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简称军训团)。团本部设峨眉山麓的报国寺,本部下设办公厅、教育委员会、审核处、总务处、工程处、卫生处、经理处、驻蓉办事处、峨眉城东(大佛殿)接待处等机构。另有侍卫团、宪兵3团、5团、别动队两个中队担任团部警卫;川军7个旅的兵力担任团部外围的戒严任务。以善觉寺、伏虎寺、保宁寺、万行庄等寺为营地,调训当时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的高中级军政官员4019人。前后共办两期:第一期(1935年8月4日~25日),以调训营级以上军职人员为主,计2040人,故又称“将校班”;第二期(公元1935年9月1日~21日),以调训县级以上地方政教人员为主,计1979人。蒋介石自任军训团团长,四川省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21军军长刘湘为副团长,军事委员会陆军整训处主任陈诚为教育长,西康省省政府主席、24军军长刘文辉,28军军长邓

锡侯,44军军长王瓚绪,23军军长兼重庆市市长潘文华等为团附。参与军训团工作的核心人物有:国民政府第四路军总指挥张治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国民政府步兵学校校长王俊,复兴社中央干事康泽,国民政府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李明灏等。此外尚有有关专家、学者孙伯骞、杨文涟、蒋万里、肖一山、罗隆基等多人。

军训期间,蒋介石主讲《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革命军人之修养》等,陈诚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杨永泰讲《以民众组织与民团组织为中心的宪政问题》,罗隆基讲《民族生存与天演竞争》等。同时印发了《剿匪区民众组织及民团实施之要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一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本行辘整理江西保卫团队计划纲要》等文件和手册。

600 年间峨眉山佛寺建筑火灾记

(1327~1972)

峨眉山的佛教寺庙,绝大部份是木构建筑,由于地势高寒,烤火取暖的时间较长,加之信教群众的朝山进香,以及随之而兴的宗教旅游,引来了大量不利于寺庙建筑防火的火源。更由于山高、风大、水源奇缺,交通不便,一旦失火 难于扑救,每多成灾。形成了寺庙建筑“烧了又建,建了又烧”的历史。唐僖宗时(公元 874~888 年)江陵僧慧通奉诏来山重建五大寺,见山相火,火灾频频,乃将 5 寺改名为卧云寺、归云寺、集云寺、黑水寺、白水寺,拟以这“三云二水”来克制火患。明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西川按察使刘宗祥,特建真武阁于万年寺后,赖制火之神的真武祖师以镇火灾等等。历代官府,对火灾为害均有所重视,但其举措也多与科学相违,成效不大。自有史记载的元代泰定四年(公元 1327 年)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1972 年止的 645 年间,共发生火灾和烧毁寺庙 97 座(次),大约平均每隔 7 年烧毁一寺。其中火灾发生最密集的年份是明代的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一年中烧毁寺庙竟达 13 座之多。火灾发生最密集的地段是海拔 3077 米的第二高峰一金顶,在约 0.5 平方公里范围内,645 年间共烧毁寺庙 23 座,约占被烧

毁寺庙总数的 22.6%。火灾发生最密集的季节是每年的冬春之交,共烧寺庙 37 座,约占被烧毁寺庙总数 37.1%。

新中国成立以来,认真贯彻了“防重于消”的方针,寺庙建设与消防建设同步设施,全山建立了消防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峨眉山消防委员会,寺庙组建了以僧尼为主的群众性的消防队伍,层层落实了管理责任,严格执行了“五查五比”常备不懈的评比检查制度,不断充实改善消防技术力量和技术设施,储蓄消防水源,完善电讯交通,有效地使火灾的发生大幅度下降。从 1949 年~1993 年的 44 年间,共烧毁寺庙 2 座(均已重建),平均每隔 22 年烧毁寺庙 1 座。比新中国成立前的 600 多年间下降了 3 倍。

附:《峨眉山佛寺火灾记略》

寺名、火灾发生时间及其简要原因

慈云寺 元泰定四年(公元 1327 年)毁于兵火。

光林寺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 1367 年)毁于兵火。

灵岩寺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毁于兵火。

中峰寺 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毁于兵火。

中峰寺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冬毁于火。

中峰寺 民国元年(1911年)冬失火。

中峰寺 民国8年(1919年)冬取暖失火。

普光殿 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冬毁于火。

光相寺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毁于火。

华藏寺 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冬毁于火。

华藏寺 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冬毁于火。

华藏寺 民国12年(1923年)冬毁于火。

华藏寺 1972年4月8日上午9时40分,金顶电视转播台机房失火,直至同日晚12时扑灭,火势延及约0.5平方公里的区域,华藏寺、锡瓦殿、金殿付之一炬。烧毁文物2,400件(其中包括清乾隆年间刻印之《龙藏》一部,计6,572卷),烧毁珍贵林木冷杉、云杉、杜鹃等万株,烧死僧人1名。

祖师殿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冬毁于火。

祖师殿 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冬毁于火。

铜瓦殿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毁于火。

铜瓦殿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冬失火。

锡瓦殿 民国12年(1923年)冬失

火。

锡瓦殿 民国20年(1931年)冬失火。

锡瓦殿 1972年4月8日毁于火。

楞严阁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毁于火。

卧云庵 明嘉靖年间毁于火。

卧云庵 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毁于火。

卧云庵 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毁于火。

卧云庵 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失火。

卧云庵 民国20年(1931年)失火。

仙峰寺 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毁于火。

仙峰寺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毁于火。

初殿 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冬毁于火。

初殿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失火。

观心庵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毁于火。

伏虎寺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初春毁于兵火。

大峨楼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毁于兵火。

西坡寺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秋毁于兵火。

白水寺 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冬毁于火。

- 白水寺 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 1599 年)冬毁于火。
- 万年寺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冬毁于兵火。
- 万年寺 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毁于火。
- 佛牙殿 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毁于火。
- 毗卢殿 民国 35 年(1946 年)正月初九日毁于火。
- 新殿 民国 35 年(1946 年)正月初九毁于火。并殃及万年寺等,仅存砖殿一隅。
- 华严寺 清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冬毁于火。
- 大乘寺 清顺治九年(公元 1652 年)冬毁于火。
- 大乘寺 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 1778 年)秋毁于火。
- 大觉庵 清顺治十七年(公元 1660 年)毁于火。
- 大觉庵 民国 12 年(1923 年)冬失火。
- 千佛庵 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 1778 年)正月初三毁于香火。
- 永庆寺 清嘉庆元年(公元 1796 年)毁于火。
- 永庆寺 民国 35 年(1946 年)正月初九毁于香火。
- 新开寺 民国 16 年(公元 1927 年)冬毁于火。
- 接引殿 民国 6 年(1917 年)冬毁于火。
- 接引殿 公元 1952 年 10 月 23 日因烤干菜失火。全寺付之一炬。
- 清音阁 清顺治年间毁于火。
- 清音阁 清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 年)冬毁于火。
- 清音阁 民国 6 年(1917 年)失火。
- 白龙寺 民国 8 年(1919 年)冬毁于火。
- 白龙寺 民国 17 年(1928 年)冬失火。
- 明心寺 民国 20 年(1931 年)毁于火。
- 极乐寺 民国 35 年(1946 年)冬毁于火。
- 白云寺 明时四遭回祿。
- 白云寺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毁于兵火。
- 天门寺 清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毁于火。
- 大峨寺 清顺治二年(公元 1645 年)毁于火
- 黑水寺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秋毁于火。
- 归化寺 清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春毁于兵火。
- 一乘庵 清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冬毁于兵火。
- 圆觉庵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毁于兵火。
- 弥勒寺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毁于兵火。

菩萨阁 明清之际三遭回禄。

慈圣庵 明清之际三遭回禄。

白衣庵 明清之际三遭回禄。

喜光堂 明清之际三遭回禄。

净业庵 明清之际三遭回禄。

(以上资料来源于《峨眉山志》、《峨眉县志》、寺庙碑刻与和尚塔铭)

书目辑存

《九仙经》一卷 上古·天皇真人撰。《郡斋读书志》云：天皇真人为黄帝说水火龙虎造金丹之术。《九仙经兴废记》云：此经黄帝留峨眉山石壁，汉武帝时得之，宋大中间尝禁绝。

《珞球子》 周·鬼谷子撰。《书录解题》云：《珞球子》、禄命家以为本经。《明一统志》、《曹侯官集》云：鬼谷子著《珞球子》于峨眉山洞，洞今名鬼谷洞。

《丹经》 汉·阴长生撰。《神仙传》云：阴长生制黄表，写丹经四通，一通以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今二峨山）。

《峨眉山神异记》三卷 汉·张道陵撰。道陵，五斗米道创始人，尊为天师。曾得黄帝丹经琅函玉笈之书。

《峨眉山赤城隐士伏药经》三卷 见唐·郑樵《通志》。

《大乘经疏》 南朝·周峨眉山僧宝篆保定元年（公元561年）著。

《峨眉气法》 见唐·郑樵《通志》。

《道德经法》二卷 《志余》唐·薛季昌注。季昌，蜀人，天宝初，寓居峨眉山，诸多著述。

《普贤行愿品疏》 唐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释澄观著于峨眉山。

《拱正文集》三十卷 唐·朱台符撰。台符，眉山人。《嘉定府志》注：唐之眉山，即今峨眉县，非眉州也。

《峨眉记》一卷 《宋史》有载。

《峨眉山记》二卷 《宋史》有载。

《隐书》三卷 阐述禅理。宋·梁鼎撰。梁鼎，定凝正，华阳人，皇祐间中进士，常居峨眉山，著此书。

《峨眉山行纪》 见《吴船录》，宋范成大著。

《九僧选句图》一卷 宋·怀古诸僧撰。怀古，峨眉山僧。《书录解题》云：九僧诗凡一百七首，景德元年（公元1044年）置昭文馆。

《别峰语录》、《别峰门人集》、《华严经疏》、《金刚经解》、《山僧史》均为中峰寺僧祖觉所撰。

《宝印语录》 宝印圆寂后为门人集成。

《禅慧语录》三卷 宋元符年间保宁寺僧禅慧著。

《峨眉十二桩功》 宋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普光殿僧白云著。

《峨眉志》三卷 宋·张开撰。《文献通考·经籍考》云：峨眉奇胜冠三蜀，嘉州刺史吕勒命开考《图经》及传记石刻，缀辑成书，析为十四门，宋白、吴中复诗文附后。

《峨眉拳术》 释德源著，南宋时抄本。

《咸平唱和集》一卷 宋白、田锡等撰。《宋史》云：宋白为玉津令，与峨眉令杨徽之、洪雅人田锡，唱和无虚日。锡有《咸平集》，所云《唱和集》，当为其时所作。

《八十八祖像》(图帙) 明·著名人物画家丁云鹏，自号圣华居士，作于普贤寺。

《峨眉传》、《心经》、《楞严解》、《八识规矩注》、《会心录》、《禅林功课》、《大乘百法注》若干卷 明·明光道人撰。明光，峨眉山僧。曾创建会宗堂。主张佛、道、儒三教融合。

《游峨集》 明·安磐撰。

《岷峨志》 明·张庭撰。张庭字子家，别号五兀山人，夹江人，明嘉靖中进士，有《五兀山人存稿》问世。

《传钵语录》十卷 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冰雪庵僧传钵著。

《峨眉、凌云二山志》 明·袁子让撰。子让，彬州人，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官嘉州知州，以峨眉山、凌云山合而为志。

《游峨合编全集》 明·殷绮撰。殷绮，署雅州知州，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巡按御史邱道隆偕官吏游峨山，有诗唱和。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巡按御史谢瑜亦踵唱和，绮合二人游记与诸诗，编为一集。

《游峨图记》 明·富好礼撰。余承勋为其作序。

《蜀中名胜记·峨眉县》 明·曹学佺撰。

《峨眉县志》 明·正德戊寅(公元1518年)，姚震、尹宗吉纂修，志稿一十四本，未刻印。

《峨眉县志》 袁子衮、尹宗吉纂修。明嘉靖辛丑(公元1541年)本。

《峨眉县志》 王家相纂修。明天启乙丑(公元1625年)本。

《峨眉山志》十卷 明·喻广文撰。喻字志祥，内江人，其书未传。

《译峨籍》 明·胡世安撰。清刻本。胡号菊潭，井研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

《续莲社序》、《住山说》 明尚书郎范文光，著于崇祯初。

《大峨山志》 作者不详，《峨眉山志》有记。

《峨山志》一卷 张能麟撰。能麟号西山，大兴人。

《游峨道里记》 胡世安著。清顺治时刻本。

《邑志简存》 清·杨世珍撰。

《手臂录》 吴夔著。清初传抄本。

《峨眉山志》、《峨山志余》、《绥庵集》 蒋超著。超字虎臣。清康熙十一年稿。

《紫芝语录》 万年寺僧紫芝著。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5年)本。

《峨眉县志》八卷 房星著、杨维孝纂修。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刻印。

《峨眉山志》十八卷 曹熙衡据蒋虎臣志稿修订。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刻印。

《月朗语录》三卷 华严顶僧月朗著。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刻印。

《松月语录》 净土禅院(今大坪寺)僧松月著,清康熙年间刻。

《德辉语录》、《甄奥赋注释》 均为清乾隆初息心所僧德辉编注。

《峨眉县志》十二卷 文曙、张弘昉纂修。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刻印。

《游峨诗文集》 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丁文灿撰。

《峨眉山太平禅院寺谱》 作者不详。清嘉庆年间刻本。

《峨眉山僧谱》 清嘉庆年间灵觉寺(今雷洞坪)僧昌文、真秀等编著。

《峨眉县志》十卷 王夔、张希缙

纂修。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刻本。

《峨眉游纪胜》一卷 王璋撰。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刻本。

《峨眉山志》十二卷、《峨山志全图》 胡林秀据蒋超、曹熙衡志校订。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刻本。

《峨眉山行纪》一卷 江锡龄撰。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刻本。

《峨眉游记》一卷 清宣维礼撰。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印本。

《峨眉山志》 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伏虎寺僧果重翻刻。

《游峨眉诗》一卷 清光绪十年(公元1894年5月)刘光第著。

《西游旅行记》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夏,加拿大教会美籍牧师魏尔吉哈特撰。书中以较大篇幅描述峨眉山风物。

《峨眉寓云诗集》 清·宋家蒸著。

《峨眉山图说》二卷 清·黄锡焘、谭钟岳编绘。光绪十三年至十七年刻印。

《峨眉纪游》一卷 楼藜然撰。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刻印。

《峨眉山诗行纪》 楼藜然著

《峨眉诗草》一卷 清·赵藩著。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复刻。

《峨眉县志》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李锦成补刻。

《峨眉县续志》十卷 李锦成、朱

荣邦纂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刻印。

《袖峨诗草》二卷 清·李道撰。道字雨畴,四川井研县人。

《花洋山馆集》清·张玉田撰。玉田字熙宇,峨眉县人。

《峨眉十记》一卷 清·胡启心著。启心字品三。

《实如语录》清·峨眉山僧实如著。

《峨眉记游》一卷 蒋益民著。

《游峨草》刘光阁撰。

《峨眉记游》一卷 作者未详。民国元年(1912年)成都刻本。

《峨眉诗录》易盛鼎编著。民国初年刻。

《成佛心印》四卷 接引殿僧圣钦著。民国15年(1926年)印。

《峨眉游草》一卷 刘豫波撰,民国20年(1931年)刻本。

《峨眉记事》一卷 刘尚熹撰。民国22年(1933年)铅印。

《峨眉山志》(修订本)八卷 释印光修订。该本除增《普贤圣迹》一章外,其余仍旧。民国23年(1934年)铅印。

《峨眉游记》一卷 张志和撰。民国22年(1933年)铅印。

《峨眉县续志》十卷 民国24年(1935年)赵明松补辑本。

《峨眉山》一卷 张嘉铸、赵循伯等纂。民国24年(1935年)铅印。

《峨眉游记》一卷 子宽撰。民国

24年(1935年)铅印。

《峨眉山十景图》(木刻本)一卷 民国24年(1935年)印。

《峨眉旅游指南》一卷 原重庆银行印。

《峨眉导游详记》一卷 刘尚熹、刘仲山撰。民国25年(1936年)商务印书馆印。

《峨山图志》(上下两卷,汉英对照) 华西大学英文系教授、哲学博士(美国)费尔朴据黄锡焘、谭钟岳本译。民国25年(1936年)成都铅印。

《中国佛寺图考》(丹麦)丁·普里卜·默勒著。公元1936年脱稿,1937年丹麦出版。书中记述有峨眉山佛寺和妙峰禅师在峨眉山的建筑活动。

《峨眉导游》一卷 邓少琴撰。民国27年(1938年)铅印。

《蜀道百日记》一卷 黄炎培撰。民国25年(1936年)开明书店印行。

《果玲诗钞》峨眉山报国寺僧果玲著,成都新新印刷厂1938年10月印。

《峨眉双剑》郑国英编。民国28年(1939年)上海印。

《游峨眉山记》一卷 谷口散人撰。民国28年(1939年)印行。

《峨眉行卷》陶闾士撰。民国28年(1939年)巴县排印。

《火烧红莲寺》(电影传奇故事片) 根据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有关峨眉

武侠小说改编。

《峨眉山植物图志》一部 方文培撰。民国 31 年(1942 年)华英书局印刷出版。

《峨眉山游草》一卷 邵祖平撰。民国 32 年(1943 年)开明书店印行。

《嘉峨游草》一卷 黄与檀撰。民国 32 年(1943 年)自贡美新印刷社印行。

《峨眉风光》一卷 黄大受撰。民国 33 年(1944 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

《峨眉导游》一卷 朱尘根撰。民国 33 年(1944 年)铅印本。

《峨眉剑侠传》二卷 江景星著。民国 35 年(1946 年)上海印。

《气功精要》 民国 36 年(1947 年)华藏寺僧海灯著。

《峨眉飞侠》 文华书店出版。

《峨眉伽蓝记》 刘君泽撰。民国 36 年(1947 年)铅印。

《峨眉十景图咏》(重刻本)一卷,附名人题咏 82 首。郭敦编。四川威远梅鸿图书馆印行,民国 38 年(1949 年)5 月版。

《峨眉山纪行》一卷 钱坚撰。民国 38 年(1949 年)印。

《峨眉七矮》 还珠楼主著。1950 年印。

《峨眉山寺庙音乐》 西南音协亚欣,邱仲彭、王兵林等 6 人收集整理。1955 年印。

《我所知道的峨眉山》 方文培撰。1956 年印。

《峨眉山药用植物》一卷 周太炎著。

《峨眉山的杜鹃花》 方文培著。

《峨眉山药用植物》一卷 陈善镛著。

《峨眉山记行诗》 赵熙著。

《峨眉山导游》一册 峨眉县文物保管所编印。

《峨眉音系》 陈绍龄、郝锡炯撰。1959 年印。

《峨眉山导游》一册 胡朝覲等编。1959 年印。

《峨眉十二庄释密》 周潜川著。1959 年印。

《峨眉县续志》十卷 台北学生书局 1971 年影印。

《峨眉山》一册 赵伯礼、陈荣华撰。四川人民出版社印,1980 年版。

《峨眉伽蓝记略》一册 峨眉山文管所编。1980 年印。

《峨眉景胜》十篇 见《萍踪识小》林黎著。1980 年印。

《峨眉山区地质认识实习指导书》一册 成都地质学院峨眉实习队编。1980 年印。

《我国气候之最》 林之光著。商务印书馆 1980 年出版。

《佛教宗派源流·佛祖心灯》 释普超撰。1981 年峨眉山佛教协会印。

《峨眉山十景图咏》一册 峨眉山

文管所 1981 年本。

《峨眉山民间故事》一册 峨眉县文化馆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峨眉山民间故事》(连环画十二种)张承业、许德贵编,李忠纯等绘。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旅游之友》(峨眉山八大名寺简介录音磁带)中英文本,田家乐撰,肖冰涓译。1981 年峨眉山管理局录制。

《仙山峨眉》一册 罗孟汀、牟航运等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峨眉山风景区总体规划》峨眉山规划组 1979 年编,1982 年印。

《峨眉山的传说》一册 张承业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

《峨眉县地名录》一册 峨眉县地名领导小组编,1982 年印。

《四川峨眉地区震旦系—寒武系界线剖面简介(地质旅行指南)》成都地质学院震旦系专题组编。1982 年印。

《峨眉临济气功—峨眉十二庄述真》傅伟中著。1982 年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

《仙山峨眉》一册 罗孟汀、李瑞峰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仙山峨眉》(英译本)一册 罗孟汀、牟航运等编著,谌志远、蒲元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峨眉山》(电影风光片)李晖远、田家乐编导。1983 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

《峨眉山楹联选集》一册 峨眉山文管所编。西冷印社 1983 年版。

《峨山图说》(影印本)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话说峨眉山》一册 骆坤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峨眉山之旅》(共八篇)顾刃、李俊文撰。1984 年 4 季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在《神州旅游》中播出。乐山市《对台宣传摘选》1985 年 23—25 期选载。

《峨山谜会》一册 峨眉县总工会编。1984 年印。

《峨眉山》(电视风光系列片)张胜镛编导。四川电视台 1984 年摄制。

《峨眉飞盗》(电影惊险故事片)周纲编。峨眉电影制片厂 1984 年摄制。

《神水与玛瑙》(电视剧)四川电视台 1984 年摄制。

《峨眉山奇遇》一册 康云、杨长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峨眉文史》(年刊)1985 年创刊。峨眉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

《中国四大佛山·峨眉山》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5 年版。

《峨眉天下秀》见《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峨眉山传说》(日文)张承业等

编,倪龙渭、(日)真田升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札幌支店,1985年版。

《峨眉真功夫》李高中编。四川科技出版社1985年本。

《峨眉临济气功—峨眉天罡指穴法》傅伟中著。北京体育出版社1985年版。

《峨眉山传说》(英译本)张承业等编,胡雄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峨眉山杜鹃花》胡琳贞、何明友等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峨眉山诗选注》一册 陈述舟选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峨眉山游记选注》一册 顾刃选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峨眉山楹联选集》一册 田家乐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峨眉丛谈》一册 魏福平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峨眉艺苑》(年刊)1986年创刊。峨眉山市文化馆编。

《峨眉山旅游指南》一册 李先定等编。四川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峨眉山猴趣》一册 骆坤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译峨眉》(明·胡世安撰,清初刻本,藏北京图书馆)1986年骆坤琪、郑必辉传抄复印本。毛西旁校注,1988年铅印本。

《峨眉山十景图咏》一册 田成科

刻。轻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

《乐山乐水峨眉月》一册 叶簇、陈德忠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峨眉山旅游指南》一册 苏皖编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

《峨眉山生物录趣》共十一篇 顾刃撰。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知识厅·大自然》节目1987年2月—1989年3月广播。《四川广播电视报》连载。

《峨眉县资料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李淑兰等编1987年印。

《峨眉山地学旅游》一册 刘怀仁著。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著,邵邱凌建校点。广西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峨眉山佛道漫话》一册 骆坤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天下名山—峨眉山》(画册)田家乐、贺中胜撰文,沈延太等摄影。华艺出版社1988年版。

《峨眉神话》一册 宋章祥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峨眉剑魂》张敏芳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峨眉天下秀》一册 骆坤琪全编。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

《乐山旅游·仙山峨眉万象新》田家乐撰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文化旅游名城乐山》《当代四

川》丛书编辑部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4 月出版。

《峨眉山》(画册) 峨眉山佛教协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峨眉山掌故传奇》一册 骆坤琪编。西南交大出版社,1990 年版。

《峨眉山墨迹》一册 峨眉山市书法家协会、峨眉山博物馆编。1990 年印。

《伍中一书历代名人咏峨眉》一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峨眉山诗选》龙驹编注,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版。

《峨眉山良宽诗碑完成纪念号》见日本《一衣带水》杂志第 15 号。日中友好汉诗协会 1990 年 12 月编印。

《良宽与峨眉山》见 1990 年 12 月日本《良宽研究》第 12 集 加藤僖一编著。

《峨眉山名联欣赏》一册 田家乐、魏奕雄编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峨眉山花鸟》(画册) 何兆明作。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峨眉放歌》(林木歌选) 中共峨眉山市委宣传部编,1991 印。

《峨眉县志》(新编)峨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版。

《峨眉诗魂》一册 雪川著。西南交大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华峨眉内功》方宗骅著。四

川辞书出版社 1991 年版。

《巴蜀禅灯录》四川省佛教协会、四川省宗教志办公室冯学成等著,成都出版社 1992 年版。

《郑华画集》郑华作。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出版。

《峨眉神效验方》王凤岐、吴大真编。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 年版。

《峨眉山佛教史话》骆坤琪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峨眉景观探源》冯陵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峨眉山猴》(小画册) 林萌、林栩摄,许德贵文。山东美术出版社,1993 年版。

《峨眉山》(画册) 马元祝、田家乐撰文,吴健等摄影。四川美术出版社,1993 年版。

《峨眉山旅游拾粹》赵丁等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峨眉山》程东、薛冬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年版。

《白娘娘下峨眉山》许德贵撰文。《峨眉艺苑》编辑部 1993 年印。

《峨眉山文艺》第一期 峨眉山市文学创作协会、峨眉山市文化馆主办(原《峨眉艺苑》改刊),1993 年印。

《峨眉山导游》许德贵编。峨眉山市文化馆,1993 年印。

《旅游胜地峨眉山市》骆坤琪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书画作品集》峨眉山市政协书

画院编。1993年印。

《乐山旅游文化》乐山市政协文

史委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峨眉山志》编纂人员名单

- 编 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 田井耕 邬家林 陈述舟 张铸林 郑必辉
周 聪
- (以上系《峨眉山志》编辑部成员)
- 主 稿**
- 田家乐 田井耕 孙汉民 邬家林 何志愚
陈述舟 陈黎清 李绍楷 张铸林 罗大贵
郑必辉 周 聪 骆坤琪 顾 刃
- 参与撰稿**
- 王成德 帅光中 付 洪 林 木 刘晓春
刘君万 江在雄 年先春 冯 陵 杨启丹
何忠信 陆 坝 李希稷 李光义 李小平
吴智华 宋云槐 陈正科 罗孟汀 罗友授
胡星南 周德华 林俊俸 徐 度 徐厚义
赵友良 钱 良 黄文莲 彭启新 彭富祥
潘再全
- 摄 影**
- 田井耕 吴 健 朱信林 邬家林 宋云槐
张致忠 余光六 张德全 林 萌 罗大贵
罗晓鸣 韩 嘉 钱振樵 彭启新 薛良才
潘再全 蒲 涛
- 制 图**
- 田井耕 罗大贵 张铸林 周 聪
- 制 表**
- 田井耕 李小平 罗大贵 周 聪
- 翻 译**
- 窦静虹 吴志文

《峨眉山志》资料提供单位名录

- | | |
|-------------------------|----------------|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四川省医药学校 |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 四川省地矿局 207 地质队 |
|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 四川省峨眉师范学校 |
|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 峨眉山市红十字会医院 |
|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分院峨眉
径流实验站 | 四川省西昌农业专科学校 |
| 西南交通大学 | 《四川动物》编辑部 |
| 北京图书馆 | 四川省峨眉计划生育培训中心 |
|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 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
| 四川大学植物分类研究室 | 政协乐山市委员会 |
| 成都理工学院 | 乐山市建设委员会 |
|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乐山市旅游局 |
| 四川省建设委员会 | 乐山市图书馆 |
|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 |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四川省地震局 | 政协峨眉山市委员会 |
| 四川省旅游局 | 峨眉山市建设委员会 |
| 四川省地质局 | 峨眉山市统计局 |
| 四川省环境保护研究所 | 峨眉山市宗教局 |
| 中国地质矿产部综合利用研究所 | 峨眉山市外事办公室 |
| 四川省图书馆 | 峨眉山市气象局 |
| 四川省宗教局 | 峨眉山市交通局 |
| 四川省广播电视厅 703 台 | 峨眉山市水利电力局 |
| 四川省建筑勘测设计院 | 峨眉山市地名办公室 |
| 四川省城乡建设规划设计研究院 | 峨眉山市科委 |
| | 峨眉山市党史办公室 |

- 峨眉山市市志办公室
峨眉山市人口普查办公室
峨眉山市档案馆
峨眉山市水利培训中心
峨眉山市峨眉山管委会
峨眉山佛教协会
峨眉山市公安局峨眉山分局
峨眉山市林业局峨眉山林业管理
所
峨眉山生物资源实验站
峨眉山气象站
峨眉山博物馆
- 峨眉山文物管理所
峨眉山旅游地学学会
峨眉山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峨眉山植物保护检疫站
峨眉山红珠山宾馆
峨眉山大酒店
峨眉山拂云山庄
峨眉山雄秀宾馆
峨眉山金叶宾馆
峨眉山邮电局招待所
峨眉山书画研究院

《四川省志·峨眉山志》

编著者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责任编辑 任维丽 喻瑞卿 黄有良(特约)
版面设计 徐朝中 蒋钟灵
图片设计 黄大成 潘丽平
责任校对 陶利辉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610012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35.75 字数 600千
插页 16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
版 次 1996年6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199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70.00元
ISBN7-5364-3369-7/K.57

- 本书如有缺损、破页、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610012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峨眉山志

ANNALS OF SICHUAN PROVINCE

ISBN 7-5364-3369-7



9 787536 433694 >

ISBN7-5364-3369-7/K·57